

嘉言懿行

編者 李 柏
主 任 秋 德
主 任 生 生

今 日 世 界 出 版

行懿言嘉

編 生 德 柏
譯 生 秋 李

版 出 社 界 世 日 今

LEGACY OF A PRESIDENT: The Memorable Words of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edited by Wesley Pederse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S. Information Agency.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嘉言懿行

編者：W. 柏德生

譯者：李秋生

出版者：今日世界社

印刷者：利豐印刷公司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香港西灣河街九十一號

定價：港幣貳元五角

公元一九六五年四月初版

民國五十四年



引言

約翰·菲茲格萊德·甘迺迪熱切的瞻望着來日的願望——一種持久和平的願望；人類克服浩瀚的太空的願望；一種「宏大計劃」的願望——根據那計劃，使世界中較為富足的國家共同合力援助新興的、在發展中的各國；達成各地所有人們享受同等權利的願望。但關於緬懷過去的事，也沒有人更甚於他。他喜歡鑽研於已往的舊簡陳編。因此他的演說和文字都反映着他對於歷史的深遠知識和他對於未來的遠見，有如他對於現今的關切一樣。

嘉言懿行是他以公民、參議員和總統身份，發表的生意蓬勃的言論選集。約翰·菲茲格萊德·甘迺迪是他同時代最長於雄辯的領袖之一，本書精要地將其言論背景加以介紹，作為對他及他的辯才的一種獻禮。本書不僅使讀者獲得關於美國第三十五位總統所宣示的美國基本政策的瞭解，且更得以

洞察他在危急之秋的巨大勇氣，他對於人權的摯愛，以及他的堅定，他的溫情，他的機智。

由本書可以看出他愛精確而惡籠統，重簡潔而輕繁冗，陳述謹慎而非誇大其詞。他脫口而出的評論點綴着大量的溫和的幽默與直率。他對於歷史和藝術的知識，加上他對於聽衆的非凡的感染力，在本書的字裏行間閃閃生輝。

正如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他的總統文件序言中所說：「我希望本書……將會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第一年中美國政府和人民所面臨的衆多問題表達出來……我並且希望此書能提供一種態度，使我們的人民，對於我們的共同災難與時機，獲得一嶄新而冷靜的覺悟。」

國務卿 魯斯克



每一次競選演說是
對美國「年青的心
靈」之召喚

目次

引言

國務卿 魯斯克

序白

——「號角的召喚」

一

一 國情咨文——「危險與機會」

一四

二 和平：迫切的需求——「我們的問題是人為的」

二八

三 裁軍——一項實際問題——「生存或死亡」

四二

四 和平的革命——「我們不能不予聞問」

五九

和平工作團——「援助他人的努力」

六四

進步聯盟——「滿足基本的需求」

七三

五 互信互賴——「改變我們周圍的世界」……………七八

六 危急的時期——「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九一

剛果——柏林——寮國——古巴

七 人權問題——「是行動的時候了」……………一〇九

八 太空——「讓我們探測星球」……………一二〇

九 強制與自由選擇——「我們面臨無情的鬥爭」……………一二九

新殖民主義

對和平的威脅

共黨世界內部的分化

奉行史達林主義的中共之威脅

共產主義的失敗

持續的需求：警覺

十 總統其人——「願意担起自由的重負」……………一四一

跋文——「號角的召喚」……………一六一

紀念頌辭……………美國總統 林登·詹森

序 白

「號角的召喚」

他站在講台上，微笑着，毫不理會仲夏夜晚的熾熱，等待着歡呼聲音的消逝，等待着講話。在他下面，一座作為國徽的美國之鷹展開了金色的雙翅，在他前面是幾個月的辛勞的競選運動。但在過去的一年間他曾艱苦奮鬥，贏得民主黨全國大會代表們的同樣的歡呼，那次大會是在洛杉磯競技場露天舉行的。由於他們已在第一次投票中公推他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比已往更加自信，認定他能同樣贏得全國的選票。那天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約翰·菲茲格萊德·甘迺迪恰滿四十三歲。歡呼聲終於結束了，他開始他的接受提名演說。

我以深摯的責任感與高度決心，接受了你們的提名。我以一顆全意而銘感的心接受了它，沒有保留，而只有一項義務：即奉獻出身體、心智和精神的每一項努力，以領導我們的黨重復勝利，並恢復我們國家的偉大。

我也感謝你們，在我們的黨政綱上爲我提供了滔滔動人的宣告。如此感人的諾言，是必須實踐的。「人權」，一切世人的人類尊嚴所不可或缺的人民權利與經濟權利，確是我們的目標，且是我們首要的原則。像這樣的一項政綱，我會熱誠地篤信地挾之以競選。

最後，我更當感激的，是在未來的數月中，我可以依仗其他許多人士的助力：依仗一位卓越的競選伴侶，他促成我們選票的集中以及加強我們政綱的力量，這就是林登·詹森；依仗現代中最有辯才的政治家之一的艾台萊·史蒂文遜；依仗我們這國家民衆所需求的有關問題之偉大發言人，司徒華·薛明敦；還有那位我歡迎其匡助的戰鬪宿將，前任總統哈利·S·杜魯門。

……這時代極爲嚴重，這挑戰極爲迫切，而這賭注也極爲高昂，以致難以容許通常那種政治辯論的熱情。我們在這裏並非要詛咒黑暗，而是要燃起足以領導我們度過黑暗達到安全和安穩前途的燭光。溫士頓·邱吉爾約在二十年前就職時說的好：「我們若是掀起現今與過去之間的爭論，我們就會有喪失未來的危險。」

我們現今必須關切的就是未來。世界在不斷變化中。古老的時代結束了。古老的方法不會適用。

在國外，力量的均衡正在轉移中。現在有了新式而且更爲可怖的武器，新興而命運未定

的國家，與由於人口與匱乏而產生的新壓力。人們常說這世界中有三分之一可算是自由的，但也有三分之一是殘酷壓迫下的受害者，另外的三分之一則被貧困、飢餓與猜忌的痛苦所煎熬。由這些新興國家的覺醒而發出的能量，比原子能分裂的能量更多……

這世界在從前也會迫近戰爭，但人類縱使曾經安然渡過以前種種生存的威脅，而現在他的掌握中卻持有足以消滅世界全人類七倍的威力。

在本國，未來景象的變化也同樣具有革命性質。「新政」與「公平政治」在他們那世代是勇敢的政策，但這卻是個新的世代……

這是時候了……需要新一代的領導，新的人去應付新問題與新時機。

在整個世界，特別是在新興國家中，年青人正在得勢：不受已往傳統所拘困，不因舊日的恐懼和憎恨和敵對而蒙蔽的青年人，能擺脫古舊的口號和妄念和懷疑的年青人……我今晚西向而立，面向着一度曾被稱為最後疆界的西方，從我身後橫亘三千哩的大地上，昔日的拓荒者捨棄他們的安全，他們的享樂，甚至有時他們的生命，在西部的此地建立一個新世界。他們不做自身的疑慮之俘虜，不做他們自身的價目標籤之囚犯。他們的格言不是「各自為政」，而是「衆志成城」。他們決心要使那新世界強大而自由，克服危險與艱困，戰勝國外或國內從事威脅的敵人。

今天，也許有人會認為所有這些鬭爭都過去了，所有的邊疆已歷經探測，所有的戰爭都已獲勝，美國疆界不再有了。

但我相信在這大會人羣中不會有人同意此種見解。因為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戰爭並未完

全勝利，我們今日是立了一個「新疆界」的邊緣——那是一九六〇年代的疆界——一個屬於未可知的機運與危難的疆界，一個充滿未完成的希望與威脅的疆界。

伍德魯·威爾遜的「新自由」為我國奠定了一種新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佛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為匱乏的人們準備了安全與救濟。但我所說的新疆界並非是一套承諾；卻是一組挑戰。總而言之，並非是我準備向美國人民有所呈獻，而是我準備向他們有所要求。是求助於他們的尊嚴，而不是他們的錢包；是要求做更多的犧牲，而不是允諾更大的安全。

但我要告訴你們，新疆界近在眼前，不管我們是否去尋求它。在那疆界以外有未知的科學與太空領域，有待解決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有尚未克服的滿袋滿袋的愚昧與偏見，有未能解答的貧窮與剩餘的懸案。若要從那疆界退縮回來，指望着已往的安穩的平庸之道，被美意和高調所催眠，是較為容易的事，那些寧願採取此種途徑的人不要投我的票，不管他屬於何黨。

但我相信這時代需求創發，革新，想像，果決。我要求你們每一個人在這新疆界上做新拓荒者。我的召喚是向着心情清新的人，不管他的年齡；是向着精神強健的人，不管他的黨籍；是向着所有應答着聖經的召喚：「要堅強，要有勇氣；不可畏懼，也不可沮喪」的那些人們。

因為我們現今所需要的是勇氣，不是安然自得；是領導作用，不是推銷術。而領導作用唯一有效的考驗是領導的能力，並要勇猛地領導。達微德·勞合德·喬治說過：一個困乏的國家就是個保守的國家，今日的美國既不能困乏，也不能保守。

也許有人願意聽到更多的言辭——對於這團體或那團體作較多的承諾，對於克里姆林宮的人們發表更激烈的抨擊，更有力地保證一個圓滿的未來，賦稅永遠低減而補貼在提高的未來。但我的承諾都已經包括在你們所擬訂的政綱中了。我們的目標不能藉空言美詞去贏得，只有我們本身具有信心，我們纔能對未來具有信心。

我們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們站立在新疆界上，正當歷史的轉捩點。我們必須再度全面證明：我們的國家或我們心目中的其他任何國家能否長久持續下去；我們這個具有自由選擇、廣泛機會及任意取捨的社會，能否與偏狹的共產制度之進展相對抗。

像我們這樣組織和治理的一個國家能夠持續嗎？那纔是真正的問題。我們是否具有勇氣和意志？在這樣的一個世代中，我們不僅目擊毀滅性武器的突飛猛進，而且競賽着要駕御天空與風雨，海洋與潮汐，以至遙遠的太空及人類的內心，我們能否貫徹到底？

我們對於這種任務能否勝任？我們能否與挑戰相頡頏？我們是否像俄人一樣的爲了將來而犧牲當今的享受？抑或是犧牲我們的未來以謀現在的享受？

那便是「新疆界」的問題。那是我們民族必須要做的抉擇——一種不僅在兩個人或兩黨之間的，而是在公衆利益與私人享受，在國家的強盛與國家的衰敗，在進步的清新氣息與「常態」的陳腐腐霉氣氛，在堅決獻身與遲鈍的平庸之道之間的抉擇。

全人類都在期待着我們的決策。整個的世界在等着看我們願意怎樣去做。我們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我們不能不從事嘗試……

在十一月裏，勝利是屬於他的。於是，在十一天後，約翰·F·甘迺迪即宣誓就任爲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他是當選總統的人當中最年青的，並且是第一個信仰天主教的。他到達波士頓向麻薩諸塞州議會和他的本州人士致辭。那天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他不禁有些惶惑，不知歷史將怎樣判斷他在白宮以及他在那「崇高而寂寞的職位」上所做的努力。

我一直期待能有向這歷史性團體致辭的機會，並且藉着諸君，向麻州的人民致辭。他們給了我畢生的友誼和信任，使我深深的感激。十四年來，我信任着本州的選舉人，他們也對我慷慨地報以信任。

我即將負起新而更爲廣泛的責任。但我並非在此間向麻薩諸塞州告別。四十三年來，不管我是在倫敦，在華府，在南太平洋或者他處，此地一直是我的家；並且，如屬上帝的意旨，不管我在何處服務，這裏將永遠是我的家。

我的祖父母都生在此處；我希望我的孫兒們也將生在此處。

……我要從本州帶着去接任那崇高而寂寞的高位的，不只是美好的回憶與堅固的友誼，麻薩諸塞州不朽的品質，在美國行政首長的官邸中不會也不能被我忘懷——這些品質是由「五月花號」儼來的移民和清教徒，漁人和農民，新英格蘭人與外來移民所協力編織而成。它們是我的生命，我的信念，我對過去的觀感，我對未來的希望中所永難忘的部份。

且讓我加以說明：在過去的六十天中，我從事組織政府的工作。那是一個又冗長又費思

考的過程。有人主張要加快步履，有人建議作更爲權宜的嘗試。但我卻依從三百三十一年前，約翰·溫斯洛甫（John Winthrop）在阿爾貝拉（Arbella）號旗艦上對他的同船伙伴們所定下的標準；他們也像我一樣，要在一個新而艱危的疆界上建立一個政府。當時他說：「我們應當常常把自己看成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人們的眼睛都注視着我們。」

今天，的確是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我們，而我們的各級政府，其每一部門，在每一階層，全國性的，各州和地方性的，都必須像是建在山上的城市，是由能以領會自身的嚴重負托與重大職責的人們所建造和居住。因爲我們在一九六一年啓程踏上征程，其危險性正不下於阿爾貝拉號在一六三〇年所繼承的。我們現在承擔治國工作，其戒懼正不亞於當年管理麻薩諸塞灣殖民地，而且也像那時一樣被外間的恐怖與內部的混亂所困擾。

歷史將來評定我們所努力的價值，或是一個政府的選出，不會只根據膚色、信仰、甚至政黨的分野來決定。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能力、忠誠與才幹，雖然都極端重要，但卻仍嫌不足。

因爲給誰多，也就對誰要求得多。有朝一日，歷史對我們每一個人作最後裁判之際，不管我們擔任何等職務，它紀錄我們在這短暫的服職期間會否完成我們對國家的職責，是成功抑是失敗時，將以下列四項問題的答案來衡量：

第一、我們是否真正勇敢的人，具有抵禦一己仇敵的勇氣，和在必要時，具有抵禦其同僚的勇氣，抵禦公衆壓力以及個人貪慾的勇氣？

第二、我們是否爲真正具有判斷力的人，能高瞻遠矚判斷過去，也判斷未來，判斷人家

的錯誤，也判斷自己的錯誤？具有充分的智慧足以知悉我們所不會知道的事，並充分坦白的加以承認？

第三、我們是否爲真正人格完整的人，既不背離我們所信仰的原則，也永不會背離相信我們的人，無論利誘或官爵都不能使我們放下我們神聖的委託，不去完成？

最後，我們是否爲真正以身許國的人，具有不向任何個人或集團低頭的節操，不因任何私人承諾或一己目的而妥協，只知專心致力爲公衆福利和國家利益服務？

勇敢，判斷力，人格完整，以身許國——這些都是海峽殖民地與「海灣州」具有悠久歷史的品質，是本州不斷傳達到此間波士頓州議會與華府國會的品質。而且靠上帝祐助，這些品質，也是我這個麻薩諸塞州的子弟，希望在未來四年不平靜的歲月中能表現在我們政府的行動上。我謙恭地求告上帝助佑；但我知道他在人間的意志是由人來執行的。當我踏上這一新而莊嚴的旅程之際，我要求你們的協助，並請你們爲我禱告。

在新降了將近八吋的雪並排列着數以千計的善意祝賀的人士的華府，甘迺迪先生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五十一分宣誓就職爲美國總統。於是，在一篇有紀念性的就職演說中，他以總統身份首次講話。他的氣息在嚴寒的冷空氣中像霧般飄蕩在國會大廈的台階上，他朝東站立，向着廣場，那從一八一七年以來就常有參加就職典禮的人羣的廣場。距離他站立的地方三十呎，亞布拉罕·林肯曾在一百年前向着一個動亂的國家詢問，「何以不能耐心信任人民的最後裁決？在這世界中有沒有任何更好